

「因為我們想留在花蓮」：罷免傅崐萁，如何衝出第二高罷免連署？

「這是花蓮人，第一次，在街頭上喊出：『罷免傅崐萁』這個口號。」



2025 5 16

/

去年4月3日清晨，規模7.2的強震在短短幾十秒內撕裂花蓮，花蓮市區的天王星大樓應聲塌陷、傾斜，成為當日最密集被轉播的災難鏡頭。

阿億經營了十年的菸酒行，就位於天王星大樓的一樓。那天上午8點，他與哥哥趕往現場，地面上已看不見他們熟悉的鐵捲門與招牌，而是本該在三樓的住宅窗台，周遭全為斷壁殘垣。他的一切酒藏、財產，以及來不及搶救的收銀機，全都壓進柏油及水泥之下。

他猶記著當日各地而至的新聞記者，聚焦在搜救大隊如何撤離大樓裡的生還者及陪伴動物——身外之物的「財產」，當然不在救援的優先順位。即便那是十年前阿億舉家從台南搬到花蓮後，至今所有的積蓄與心血。

三天後，拆除作業在即，他曾請求縣府讓他搶救部分財物但未獲許可。高聳大樓不久瞬間夷為平地，新的柏油也鋪上大樓所在的街口，連同阿億的酒行封存地底。小店殘存的記憶，如今只有震後幾支遺落四方、標籤殘破不堪的酒瓶留作證明，加上他僅是租戶，對於一樓災損幾乎求償無門，血本無歸。

不過最令他忘不掉的，是那天電視新聞裡播著國民黨花蓮立委傅崐萁分享自家客廳的震後影像——影片中，各種堆積如山的名酒、禮盒因餘震東倒西歪、杯盤狼藉，從牆櫃上掉下來的贈禮多到埋進整面客廳的地板——相對於失去整間酒行的自己，這是傅氏一家的「災情」。

「他們家的是酒，我們家的不是酒！」一旁的阿億哥哥憶起此事，忍不住暴跳如雷，飆出一連串髒話，手上的茶水都差點灑了出來。

那天之後，過去曾在大選票投傅家、「還跟他（傅崐萁）握過手咧！」的兄弟倆，今天成為站上路街宣傳連署罷免他的志工之一。



2025 5 16

/



2025 5 16

/

0403震後，燃起罷免火苗

時間來到今年初夏，5月2日，花蓮公民團體「微光花蓮」的60多名志工把印有「裁傅自由」字樣的3萬2766份罷免連署書，一箱一箱送至花蓮選委會大廳，數量超過於花蓮縣區域立委罷免案第二階段連署門檻（1萬9000份）近七成，連署率169%甚至一度躍居全台罷藍委團體35區的第一名。

這份結果徹底跌破外界預測。首先，各地罷藍委行動大多由民間團體或公民團體自發性投入，但罷免傅崐萁案，卻集結泛綠選民之外，更多無黨籍、甚至泛藍陣營也把薪助火，最標誌的一例是前國民黨花蓮縣黨部主委、現無黨籍花蓮縣議長張峻直接在臉書發文挺罷傅行動，並在地方媒體《更生日報》頭版刊登支持罷免的廣告。

其次，是過去長年被認為保守、沉默、不問政治的花蓮選民，而今竟在地方形成一股不容忽視的聲浪，越來越多人站出來抵抗那張在花蓮人身上貼了十數年年的「花蓮王」、「花蓮國」負面標籤。

「這是花蓮人，第一次，在街頭上喊出：『罷免傅崐萁』這個口號。」無黨籍的花蓮縣議員楊華美直言。



／

一方面，罷免傅崐其行動，與全台各地星火燎原的大罷免浪潮密不可分。首先，這波「大罷免」起因於台灣立院佔有多數優勢的國民黨及民眾黨立院黨團聯手提出多項具爭議性法案，激起許多公民團體反彈——現職花蓮縣區域立委、兼國民黨立法院黨團總召集人的傅崐其也成為關鍵標靶，再加上其親中的色彩，上述法案被指稱為中共授意，使得「反共情緒」助長罷免行動在全台發酵。

例如在地方素有威望、人稱「葉霸」的80歲花蓮退休老師葉春蓮，即是主張傅崐其「共匪」的罷免支持者之一。今年3月2日二階罷免連署期間，葉老師因在傅崐其造勢場合大罵其「共匪」，而被隨扈包圍、甚至被粗暴推出場外，引發激烈民怨，此前已遭國民黨註銷黨籍的議員魏嘉賢更發文力挺葉老師。此外，今年2月中傅崐其缺席立院朝野協商，也被外界發現實則與其妻、花蓮縣長徐榛蔚赴香港參訪，還在宴會致詞上說出「我代表台灣的中央政府」等言詞惹議。

不過，在各地大罷免「抗中保台」的主旋律之外，花蓮地區的罷免意志亦蘊藏另一個更深層的民生困境。

一位長期深耕花蓮地方政治工作者便觀察，「對許多花蓮鄉親來說，國會濫權、憲法法庭爭議到大砍預算，其實跟他們的生活很遙遠。但當你說『花蓮跟20年前還是一樣』，這讓花蓮人很在意。」



花蓮長年來因城鄉資源分配不均，加上地方發展停滯不前的挫敗情緒，這一切在傅氏夫妻共同主宰花蓮逾近20年的政權後，如今業力引爆。

就以0403花蓮大地震為例，阿億苦笑地說，「那之後的花蓮，成了一座悲情城市。」

震後一個月間，許多花蓮人一度不敢回家，原因是餘震太過頻繁，整座城市像蓋上一層灰布。

學校延後開學、企業請災假、銀行只開半天。即使2018年0206地震、2022年0918地震，花蓮縣府啟動危樓鑑定機制，執行上卻漏洞百出，也無配套補強重建，多次強震為老屋留下大大小小的結構傷害，在0403地震後成了沿路摔落的磁磚堆，甚至是可能砸死人的鋼筋、空調箱。

「然後縣府還露出一副束手無策的樣子。」綠委沈伯洋花蓮辦公室主任林育德語帶無奈。

此外，聯外道路亦隨之中斷。每遇嚴重天災，蘇花路廊的鐵路、公路會因落石坍方或路面坍塌中斷，必須北上的花蓮人只能搭乘海運至蘇澳港，再轉公路或鐵路系統交通。

雪上加霜的是，花蓮又以觀光旅遊業、服務業為主，太魯閣封山後重創地方產業，地方觀光業者統計，去年Q2觀光總人流比2023年同期大減五成，春夏本應是東部旅遊熱季，整條東大門夜市卻高達半數攤位關門，飯店退房率攀升至史無前例。

「許多花蓮人終於捫心自問，上面這人（傅崐萁）到底有沒有照顧花蓮？」傅崐萁罷團領銜人李美玲說。



花蓮窮得只剩下「政治」

「花蓮人從小就懂『政治等於生活』的道理。」

四十初歲的凱西是花蓮人，大學後北上工作直到六年前返鄉開設咖啡館SabiSabi。她說，台灣區域發展始終重北輕南、東西失衡——但這八個字，說盡花蓮人生活裡的千絲萬縷。

由於花蓮銜接北部的地勢崎嶇，公路及鐵路系統不比西部通暢，凱西小時候每回北上，總得在擠滿人的PP自強號（推拉式自強號）車廂「站火車」數小時至台北，「我們本來就是沒有被政府放在心上的一群人。」

林育德指出，2001年傅崐萁代表親民黨參選區域立委嶄露頭角，後來加入國民黨出選立委，又以無黨籍參選縣長大位，「這一路上，他一直抓住了『花蓮人被中央當作二等公民』的論述。」成功成為花蓮這一股地方民怨的代言人。

過去20年來，傅崐萁站在立委席上砲轟中央官員、為花蓮鄉親抱不平的形象深植人心，也使得他的政治之路順利崛起。但如今，這也成為傅崐萁的雙面刃。

「你會發現一件很弔詭的是，花蓮過去10年發展最好的，是『傅崐萁』這人的個人品牌。」林育德舉例，台灣走出六都，很少有民眾能講得出幾個外縣市市長的名字，但「一提到花蓮，人們立刻就會聯想傅崐萁。」但細究這項個人品牌神話下的內涵，實則千瘡百孔，除了一再重蹈覆徹的災後瘡痍、永無解方的聯外交通，甚至連觀光業的前景亦不進反退。

阿億回憶，10年前，放掉外縣市的事業，帶著妻小移居花蓮，是因為當年花蓮的前景一片大好——「看到好多財團、開發商進到花蓮投資，聽說這裡未來會開高速公路……可是10年後，有誰真正在花蓮成功？企業倒的倒、跑得跑，成功的只有傅崐萁吧。」

林育德分享了一個作為花蓮在地人的心內話，「花蓮人我們不求一個大富大貴，就像我們不會把自己的基礎建設去跟六都比較。但那鄰近的宜蘭、台東呢？」以往東部國旅，「假使一個連假三日遊，很多人會一天宜蘭、一天花蓮、一天台東。但現在呢？花蓮成為被跳過的地方，寧可多在宜蘭一天泡溫泉、多在台東一天看熱氣球，也不會留在花蓮。」

阿億對此也深有同感，吐槽「連高雄港的吉祥物都從黃色小鴨換到吉伊卡哇，花蓮鯉魚潭還是那隻紅面鴨。」

「變成班上最後一名的同學，這是令所有花蓮人最有感的。」林育德坦白說。

楊華美說，一位縣市首長在任期內，把精力放在哪裡，人民對城市的印象就會留在哪裡——「而傅崐萁，把他的心力放在如何讓花蓮成為他的家天下。」

2001年，傅崐萁連三屆任職花蓮縣區域立委；2009年，當選上花蓮縣長，連任後因選制，改由其妻子徐榛蔚競選縣長大位，他則同時競逐區域立委席次，「花蓮就兩個政治大位，首長一席、立委一席，傅家幾乎掌握花蓮政權長達20年。」

楊華美認為，這正是花蓮20年不進則退的關鍵。原因是，當地方首長被單一候選人長年把持，縣市政府的各個政務官亦會人事僵固，「導致從縣長到各局處首長，全部一馬人得以佔位10年、甚至20年，只要他們順著傅家的毛摸臉。」

「即便是未曾政黨輪替過的台東，也不曾整個執政體系沒有換血。」她說，花蓮久而久之形成非常罕見且畸形的「一人（而非一黨）治縣」狀態，這也是為何外界譏諷傅崐萁為「花蓮王」，花蓮縣也長年被印上「花蓮國」標籤。

順從就有資源，反抗就被邊緣

然而花蓮人並非對此渾然不覺。公部門作為一個資源分配的機器，必然有人得利、有人損失，權勢與利益不可能所有人雨露均霑。一位長期在花蓮的藍營政治工作者便不諱言，「傅崐其這些年因強勢『卡位』，樹立不少敵人。」原因是，只要傅氏勢力駐守花蓮，其他人就沒有出頭的一日。

在藍營政治人物眼中，傅崐其與徐榛蔚兩人「卡住」花蓮兩個重要的民選大位，這讓他們的政治生涯不見未來。

但即便民間張力日積月累，「傳家天下」的結構卻依然穩固，「這與花蓮的就業結構有高度相關——因為觀光旅遊業之外，花蓮人從事軍公教、中小型自營商為主，這使得地方政府有高度的權力與手段介入人民的生計。」

光是今年初傅崐其在一階罷免提議階段，花蓮縣民政處長明良臻便涉嫌要求轄下戶政人員，「實地查訪」罷免提案名冊上的民眾。此舉背後的深一層意涵，是令民眾自覺「被點名作記號了」、甚至心生恐懼，也就是俗稱的「查水表」。目前全案已進入司法程序，明良臻與2名縣府官員遭檢方依違反《個資法》起訴，明良臻也受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8個月。

李美玲也分享親身經歷。在領銜號召罷免傅崐其行動前，她曾從事社區總體營造工作逾20年，也參與反對卜蜂集團於鳳林設立養雞場等環境運動——「就是在那場抗爭，我成為縣府的『黑名單』。」

由於社造工作或多或少倚賴官方資源，「某次一位標案的承辦人私下『好意提醒』，以後組織的提案簡報別列上她的名字，不能當評鑑委員、不能當講師……如果有妳，縣府不會過。」

無論那份「縣府黑名單」是否為真，這類「你合作，就有資源；你質疑，就被邊緣」的氛圍，在花蓮無形中織出一只言論控制的網絡。長久以來，花蓮人學會的並非如何抗爭，而是怎麼靜默。

十分諷刺的，李美玲也承認，自己之所以勝任「罷免領銜人」的原因，並非有著滿腔熱血，「只因我卸下協會理事長的工作，先生退休了、小孩成年了。」她是少數沒有包袱的人。

更令人震驚的是，因花蓮幅員遼闊、城鄉差距狀況嚴峻，再加上青壯人口外流，高齡者占比高。許多長輩接收資訊的管道相對單一，花蓮縣府建立大量LINE群組，表面上是「便民平台」，實質上卻進行大量言論審查。

微光花蓮發言人W先生拿出手機，五花八門的LINE聊天群組看得眼花撩亂，「這些『花蓮人一群』、『花蓮人二群』，我們簡稱叫『花蓮數字群』，因為每一群組上限為五千人，人滿便創立新群，投放同樣的縣府官宣。」

但現實是，若有群組成員發布批評傅崐萁、國民黨，或是替中央政府說話的言論出現，「我實測過，三次逆風發言就被退群。」

縣府主持的官宣群組內也不乏似是而非的訊息，例如0403震後中央撥下來的補助款，在群組內被包裝為「是傅崐萁爭取來的」，「它要在選民心中塑造出『不能不感恩』的政治文化。」

裡應外合的微光，罷免星火燎原

終於令傅崐萁長年築起的政權堡壘出現裂痕的，是走出花蓮、卻心繫花蓮的人。

李美玲回憶，第一次聽到「罷免傅崐萁」這句話，不在花蓮，而是在去年「青鳥行動」的台北街頭。一群在外地生活的花蓮青年們，舉著手牌高喊著「我是花蓮人，我沒有投給傅崐萁。」

青鳥行動之後，罷藍委的想法開始醞釀，「第一個提出的是葉元之團隊，第二個就是傅崐萁，再來才是徐巧芯。」她說。

一位在連署站簽署連署書的阿姨，這天手裡拿著另一張已完整簽畢的單子，是她在台北就讀大學的兒子特地寄回來的。

她說，支持罷免的原因，是兒子在台北因「縣長是傅崐萁」成為別人眼中的政治公敵與笑柄，「很奇怪地，我有一種內疚感。」過去一而再、再而三的在選舉投票時視而不見，她竟創造出一個令自己家鄉臭名遠播的負面代言人。

罷免行動一方面由外而內，來自外界期待花蓮人做出改變的鼓勵與壓力；另一方面，長年累加的民間積怨，如0403地震的受災居民，亦捲起一股在地支持罷免的反抗勢力。

「0403後，花蓮人的恐懼不是對於地震本身，而是對於地震後整座城市一片死寂、毫無生氣的危機感。」凱西說。

「為什麼那場地震後這麼多人想離開花蓮，因為我們看不到重建、復甦的可能性。」有鄰居至今流落街頭、連組合屋也沒得住，「那種低靡的氣氛、恐懼與悲哀是會感染的。」她說。

而當花蓮人仍處在災後餘悸時，新聞卻播著傅崐其出訪赴中國大陸會面政協主席王滬寧的畫面，「我覺得花蓮人發現：過去那種『哎唷忍一下就過了』的態度，已經撐不過下一次災後了。」林育德說。

W先生回憶，年初，傅崐其罷免案第一階段的提案期，「我們還有點躲躲藏藏的，」因為無人知道這場罷免行動的風向，支持者與反對者孰多？

甚至因連署站涉及《集會遊行法》與路權申請，微光花蓮擔心縣府施壓，只能以游擊的形式出擊，而無固定連署點。沒想到，一階收到7000多份提案單（門檻約為1900份），令罷免行動的星火開始燎原。

「二階連署，最缺的是一個讓民眾能隱密、安全簽寫連署書的地方。」凱西說，連署期間，許多人對傅崐其及縣府的作為繪聲繪影，「什麼開車要小心有人跟著，或是表態後，家人的財務、稅務都會被人追查……對於表態可能遭受的威脅與恐懼，這個烏雲始終籠罩在花蓮人身上。」

凱西的咖啡館「SabiSabi」以及十多個友善連署店家，成為一座座完美的掩護，「因為你進來的動機是多元、模糊的，可能是來喝咖啡、借廁所，或是交連署書——重點是，在這裡的你會是安全的。」

| /

抗爭的引線從四面八發引燃，漸漸瓦解了花蓮人對於表態與發聲的心防。

凱西回憶，一位學校教師來簽署連署書時告訴她，前陣子還有督學來傳話：「要經費的，自己想清楚，不該寫的別亂寫，不該簽的別亂簽……不然到時候發配邊疆。」

「但老娘管他的！」那位教師豪邁地簽上自己的大名。

另一個意外插曲發生在連署收件截止的兩週前。4月中旬，微光花蓮得知有超過4千份連署書的格式錯誤，一度重創罷團志工的士氣，外界也不看好花蓮連署能順利闖關。

凱西回憶，一得知此消息，她立刻在社群宣布，停止店休、停止對外營業，整間咖啡館專注進行簽收連署書作業整整14天。

「但重簽的過程，我看見另一股能量。」她說，很多第一波未簽署的人，在告急的時刻決定現身，而他們都說著一樣的話：「我很怕你們失敗。」

他們許多是像阿億一樣，從其他地方東漂來花蓮定居、扎根的人。這些人因花蓮的風光明媚、好山好水而來，卻眼睜睜地看著花蓮在過去10年沈淪、停滯，「罷免成不成功，對我們的意義，不只是傅崐萁這人下不下台，而是未來的我們還要不要留在花蓮生活。」她說。

「今年是我回花蓮創業的第六年，也許會是最後一年。」凱西在這場連署行動中下定決心，「如果如果罷免傅崐萁失敗，我會跟SabiSabi一起離開花蓮。」

「因為我們想留在花蓮」

「好久以來，花蓮人對於成功的定義就是——以後不會回花蓮了。」林育德說。

他在大學時期就與兄弟有了共識。從事資訊業的弟弟，負責在台北打拚；他則留在花蓮照顧年邁的父親母親。這也是為什麼他從東華大學華文所畢業後，選擇在花蓮從事政治工作的原因。

「這不只是我家的故事。類似的情況看多了，你會有個一個體悟：這地方的人為了成功，全都必須要離開，無論你再怎麼喜歡花蓮的好山、好水。講到這裡，你就會知道這地方存在著很大的問題……」

「而當你越往下想，越難不想到政治。」他說。

林育德相當直白，「每當外面的人在笑『花蓮王』、『花蓮國』，笑得從來不是傅崐其，而是花蓮的選民。」因為傅崐其是過去超過20年來、花蓮人一次又一次用選票堆築而生的人，「而現在也只有花蓮人能解決自己一手創造出來的問題。」

凱西從18歲考上北部大學後，北漂將近20年的時間，但每逢假期一定回到花蓮家鄉，因為「只有花蓮是唯一那個安靜的、可以讓我放空、自在、獨處的地方。」她說，這裡有自然的陽光、海風，連水龍頭轉開來的冰水，都有著無與倫比的清澈。

「但這是花蓮最後一次機會了。」凱西的語調堅定，即便心底隱隱怕著，好不容易返鄉創業的自己，會否將再次踏上離鄉的路？

在公開宣布自己的咖啡店成為罷免連署站的同一天，她在社群上寫著：如果罷免傅崐其失敗，她會跟自己一手創立的咖啡館SabiSabi一起離開花蓮。

「這個承諾不會改變。」在罷免二階成案、三階投票在即的此刻，凱西再次重申。她說，此刻的花蓮，是一個選民害怕查水表、害怕討論政治，而佈滿恐懼的地方，「花蓮王」不是任何一個人造成的，卻是過去數十年來每一個盲目投下選票的花蓮人共同加冕而生的。

若這一次投票，花蓮人選擇踏上過去20年未曾前進的道路，「那麼我們雙手推出去的，不是只有那九萬個已經北漂的花蓮人」，而是至今仍努力、渴望留在地方，卻又再一次失望的人們。

